

# 外交豪士劉鏞

(本文插圖刊第3、27、28頁)

蕭光照

## 法學家外交部任職

當代名外交家劉鏞別號亦鏞原籍廣東，民前五年（一九〇七）四月十六日，生於天津，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二日病逝於美國華盛頓，年八十四歲。他早年畢業於香港聖士提書院，後赴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攻讀法律，獲法學碩士學位。在學期間因連任學生會會長。國民黨首要胡漢民、傅秉常、孫科等赴英考察，得有機會結識。其後，劉鏞轉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研究。

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定都，胡漢民任立法院長，傅秉常任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民國十九年，劉鏞以法學專家被延聘返國，任立法院簡任秘書，未幾被外交部長羅文幹掙角到外交部擔任簡任秘書。嗣又被駐英大使郭泰祺看中，呈請外交部調他赴英擔任駐英大使館參事。時蔣廷黻博士於一九三四年及一九三六年兩度赴歐洲考察，劉鏞得以結識蔣氏。後來我國駐日內瓦的國聯代表團首席代表顏惠慶請外交部增加人手，羅文幹部長以國民政府極須藉國聯增進國際地位，破例將劉鏞降級，以編制外「二等秘書」名義由英國調赴中國駐國聯代表團助陣，劉鏞當使命感，諒解調職原因，欣然赴任。

民國二十六年中日大戰爆發，國民政府重視

中美邦交，胡適奉派為駐美大使，請外交部調劉鏞為駐美大使館公使銜參事，襄助館務。一九四三年初，美國以世界大戰勝利在望，邀中、英、蘇共商籌劃善後救濟事宜，由助理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主持，設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簡稱「聯總」），中國政府派蔣廷黻為代表，劉鏞公使為代表團團員，一同參加在華府召開的「聯合國善後救濟會議」。其後蔣廷黻返重慶主持「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簡稱「行總」），委由劉鏞就近出席聯總中央委員會會議。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中國躋身四強之列，外交部調劉鏞回國內任外交部常務次長贊襄外交大計。

## 駐聯合國識見超卓

二十世紀初葉至一九三〇年代，人類迭經兩次戰禍，戰後國際局勢更岌岌不安，經濟枯竭，瘡痍滿目，益滋紛擾，咸痛絕驢武，渴望昇平，期能協和萬邦，永奠康樂。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結束之際，民主國家領袖籌謀建立和平之基礎，「國聯」已不能發生作用，乃另行籌組「聯合國」，於一九四四年在賴巴敦橡樹園召開籌備會議，草擬聯合國憲章；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四日，聯合國成立大會，劉鏞奉派為中華民國代表先後出

席籌備會及成立大會。

一九四七年，蔣廷黻奉派接替郭泰祺（復初）出任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劉鏞此時已奉派為駐加拿大特命全權大使，又兼駐聯合國託管管理事會代表。每年均有相當時日在紐約帝國大廈與蔣廷黻同一處辦公，此後每屆聯合國大會，劉鏞亦奉派為代表團代表，與蔣廷黻共同出席會議。特別會議亦奉派前往紐約協助，一九五六年英法因蘇彝士運河問題入侵埃及，聯合國召開緊急會議，蔣廷黻以長途電話請劉鏞從加拿大趕去紐約，偕同蔣廷黻參加，當時我國的堅定立場是，根據憲章原則，促使英法撤軍，並促聯合國採取有效行動，制止中東戰事蔓延。劉鏞與蔣廷黻所商定的有效辦法與正義主張，被加拿大外長皮爾遜（Pearson）獲知，效法我國立場採取同樣主張，因而被認為皮爾遜的主張有益中東和平，頒給諾貝爾和平獎。其實，此項和平獎，應頒給蔣廷黻、劉鏞二氏才算公平合理。

一九六一年，聯合國第十六屆大會，因外蒙古申請入聯合國，國府當局為此一問題傷透腦筋，即召駐美大使葉公超「返國述職」，調葉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另以最快速度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任命蔣廷黻為駐美大使仍兼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蔣氏以兩職均極繁重，各有專責，請辭兼職獲准，外交部於一九六二年正式任命劉

鏞爲常任駐聯合國兼出席聯合國安理會代表。但蔣廷黻直至一九六五年五月辭駐美大使至到一九六五年十月病逝紐約止，仍經常與劉鏞共商聯合國事務。劉鏞與蔣廷黻相識三十一年中，有二十二年同在一個外交崗位工作，互助合作，未曾中斷。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美總統約翰·甘迺迪在達拉斯市遇刺殞命，十一月二十五日出殯，國府以蔣廷黻因病行動不便，特派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劉鏞自紐約前往弔唁，受到美國朝野敬重與感念。

我國駐聯合國代表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聯大政治委員會提出「控蘇案」，蘇俄代表維辛斯基聲明「蔣廷黻不能代表中國」後，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蔣代表輪值任安理會主席前夕，蘇俄代表馬力克向安理會提出「中國代表權」案。我國爲了維護在聯合國的席位，耗盡心力。此期間因韓戰爆發「中國代表權」案移到聯合國大會連續十年緩議之後，因新獨立國家增多，聯合國的會員國相對增加了一倍，情勢甚難控制。韓戰結束後，國際姑息氣氛瀰漫，加上中共四處破壞，中華民國的對外關係每下愈況，而在聯合國的表權，很難再以拖延的方式繼續維持；尤其是後期階段，每屆大會都正式列入議程，引起數星期的激烈辯論，還要投票表決，我國參加其他會議，代表權問題亦受到波及，雪上加霜，處境險惡，任務艱鉅。但在劉鏞代表的運作下，以他忠誠的愛國情操，堅毅的意志，豐富的學養，橫溢的才氣，中華民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深受敬

重。當時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喬治·布希就曾經常與劉鏞討論問題，共同分析問題，向他請教，進而支持我國。

劉鏞自一九四九年頓巴敦橡樹園起草聯合國憲章開始，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國退出聯合國止，每屆大會均出席，從不曾間斷，在所有各國駐聯合國代表中，除劉鏞外無任何人有此紀錄。

### 臨危受命出使菲國

劉鏞於一九七一年結束聯合國的業務後，政府界予他另一艱鉅使命——赴菲律賓接替孫碧奇擔任駐菲大使。

國際間原本只有自己國家的長久利益，從無所謂「道義」。我自大陸撤退來台後，許多國家對我們落井下石，真可說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劉鏞於一九七二年三月十日抵菲律賓，適值我退出聯合國，世局杌隉，國步多艱，第三世界各國紛紛趕搭巴士，承認中共；各種情況顯示，菲律賓與中共建交只是時間遲早問題。他可能是中華民國駐菲「末任」大使，但他秉持犧牲奉獻隨分報國的精神，臨危受命，欣然赴任，自始至終，運用智慧，在中共壓力下極爲艱辛的歷程中，爲爭取國家最大的利益而奮鬥到底。

劉鏞由聯合國奉調出使菲律賓時，筆者正在駐菲大使館工作，得以追隨他四年之久，面聆教益，當時筆者在大使館負責政務（組長係于彭公使兼任），由於職務關係，經辦各項要案，各項談判交涉及馬可仕總統與菲國第一夫人伊美黛在

北呂宋等官邸招待外交使節場合，均有機會參與，發現劉鏞確有一般人所不及的長處：他高瞻遠矚，氣度寬宏豁達，精於觀察，勤於運思，擅於折理，嚴於求證，明於制斷。他完美的人格風範與才華，可圈可點，足爲後輩外交人員的典範。

他主持會議，不偏不倚，剖析事理，思慮周密，作風簡要明快。

發表演講，講詞內涵必有深度，且具特殊風格，發人深省，絕非普通外交詞令；答覆問題最能把握重點，言談極有分寸。

辦理交涉談判問題，平日早已備好溝通管道，在有相當交情之下，以不亢不卑的態度，誠懇客觀的言詞，先說明來意，再從背景事理循序進入本題，具充分說服力。決非平日與駐在國官員不相往來，臨時把外交部電報譯成英文，拿去駐在國外交部照唸一遍，將對方的回應矯飾一番，報外交部，自吹自擂，說自己辦得不錯。

他在危險時置身外交最前線，險象叢生，仍能始終保持鎮定與冷靜，充分適切運用智慧，應對時絕不衝動，更不意氣用事，不愧爲享盛譽的外交鬥士。

### 處事嚴謹鄙視顛頂

他在駐菲大使任內，遇有重大事件或兩國間重要交涉，向國內呈報或請示，或涉及其他都會，須經行政院長或最高當局決定之事項，電文一律只對外交部，依其層次性質用「外交部鈞鑒」、「外交部轉呈」、「外交部並轉呈」、「外交部並

轉」，決不用「總統鈞鑒」、「院長鈞鑒」、「部次長鈞鑒」、「致××鈞承」，公文上所用長戳，也按規定只用單位名稱，不加自己頭銜姓名，藉以突出自己，如對外交部指示有疑義，再立即去電請示外交部意見仍與原指示相同，再恪遵外交部指示辦事，尊重體制與制度，奉令唯謹，與其他部會有關之業務行文也透過外交部轉致，俾對外政策一致。

劉鏞呈報外交部的文電，注重言簡意賅，結構緊湊，條理分明，將文字之經濟效用發揮到最高度，不說一句假話，不作表面文章，實是求事，實情實報。

他平日生活樸素嚴謹，論事公正。鄙視模稜顛預依違兩可。他看不起膚淺平庸之輩。他更重視中國怨道，決不刻意傷害別人，更積極鼓勵訓練部屬，指派任務，祇講原則，充分授權，讓部屬放手去做，他從不囉嗦，不拘泥細節。館內有些同事避免接近他；但愈接近他，會愈尊敬和佩服他，對他心悅誠服。他認為一個駐外主管，位高權大，即使胡作非為，濫用職權，也能一手遮天，部屬受盡委曲，也無從伸屈，但這樣做所造成的結果，將不僅使同儕敬而遠之，在整個外交人員士氣也會受到嚴重的不良影響。

劉鏞夫人高泰真女士在館內外人際關係上，對夫婿輔佐良多。她在各種交際場合，對各國衣着風俗習性無所不談，十分風趣。

劉鏞在駐非任內，為了充分利用時間，全神貫注在如何扭轉岌岌可危的中非外交；將非政策性的館內事務，諸如總務、人事、經費、電務、

檔卷文書等，概請于彭公使（後任駐宏都拉斯大使）負責處理。劉鏞每月只領他自己薪水的一張支票，其他財務等事一概不予干預。在他認為做為一個代表國家的大使如果專對體制內早已分官設職之事如購發一枝鉛筆、一瓶酒、換錢等瑣事都事必躬親，委實不可思議。

### 僑務領務分層負責

劉鏞為了要于彭公使多思考中非間政務方面諸多問題如何解決，領務及僑務另請寇維炳參事在于公使督導下分層負責。菲律賓華僑達數十萬，僑團一千多個，僅馬尼拉一地就有八百多個，僑胞申請護照、加簽、證明文件，外人申請赴台入境簽證者甚多，僑界婚喪喜慶均邀大使館人員主持，僑務及領務工作相當繁重，好在寇參事早年由於其父寇錫龍在非任駐納卯領事，隨父在非受教育，娶華僑淑女為妻，對工作推展極為順利。

劉鏞並非認為僑務不重要，相反的，他遇有中非間關係重要問題，常邀僑團領袖共研對策，名僑領袖高祖儒、蔡文華等常為他的座上客，全國性僑團喜慶亦撥冗參加。他認為大使館分官設職，各有專責，大使、公使理應以處理政策性事務為重，主要對象應是駐在國政府及外交團，不宜本末倒置。

儘管劉鏞在旅非華僑心目中，認為他對華僑的關注，不及杭立武大使，但當中非中止外交關係塵埃落定，劉鏞提前返國前夕，非華各界聯合在王彬街最大餐館為劉鏞伉儷及全體館員眷屬餞

別時，全非僑團代表多達兩千餘人，場面熱烈感人。翌日，劉鏞偕夫人張泰真女士與在機場送行的非政府官員、僑領及大使館館員眷屬握手後，登上華航班機默然離去。

### 高風亮節典型足式

劉鏞英文造詣極為精湛，他的中文造詣更屬深厚。他為學治事均具堅強毅力，部屬所撰呈判文稿，因業經于彭公使核正，劉鏞不再輕易更改，偶有改正，必係無其他文句可以替代。

劉鏞自非返國後進退中節，婉却部長職務，蔣經國總統聘他為國策顧問兼外交部顧問，後執政黨主席李登輝續聘為中央評議委員。外交部長沈昌煥為劉鏞在外交部大廈五樓專設辦公室，並配供專用轎車，以示禮遇；沈昌煥部長並規定，凡北美司呈部長文稿，須先送請劉鏞審核，筆者當時在外交部任職，深受其益。

劉鏞雖因其祖先均享高壽自信也會長壽，却早已留下遺囑：「……不舉行公祭，花圈懇辭，如有奠儀，移贈美國在華醫藥促進局為基金……」。高風亮節，不求名利，終生一貫，令人無限崇拜。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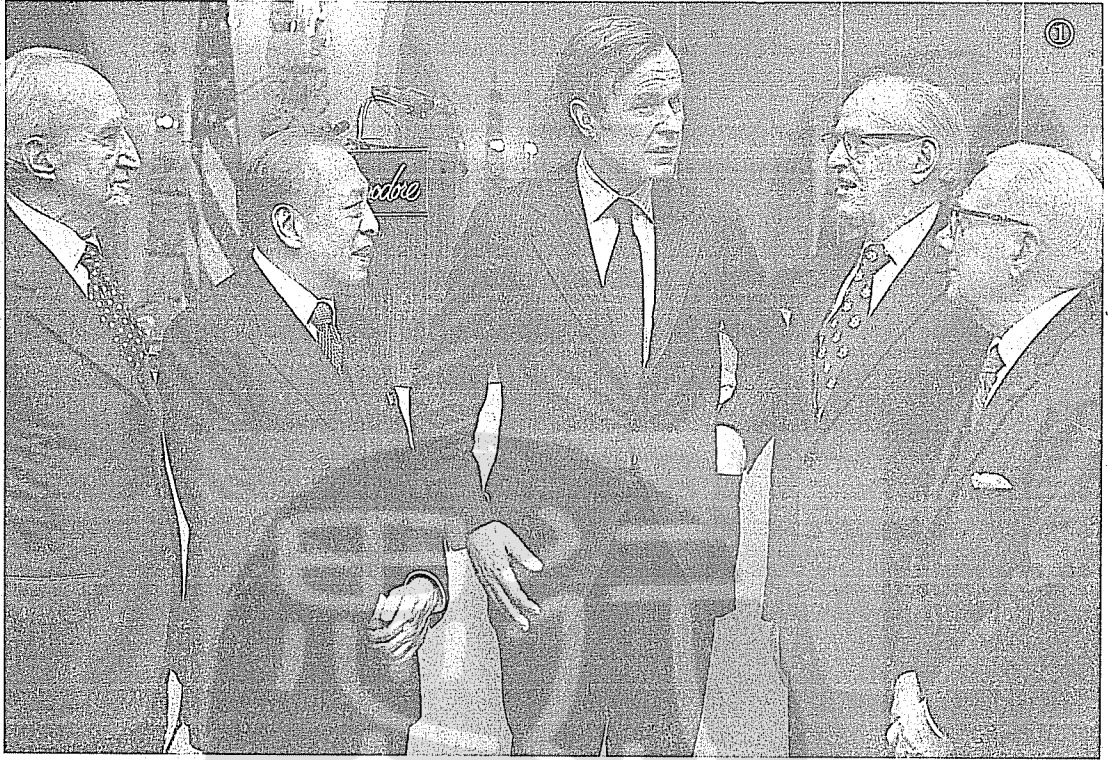
蕭光照「外交豪士劉鋹」插圖（文見124頁）

①劉鋹（右）與美國故總統甘迺迪晤談。

②左二起：劉鋹、傅秉常、孫科、吳一飛、夏晉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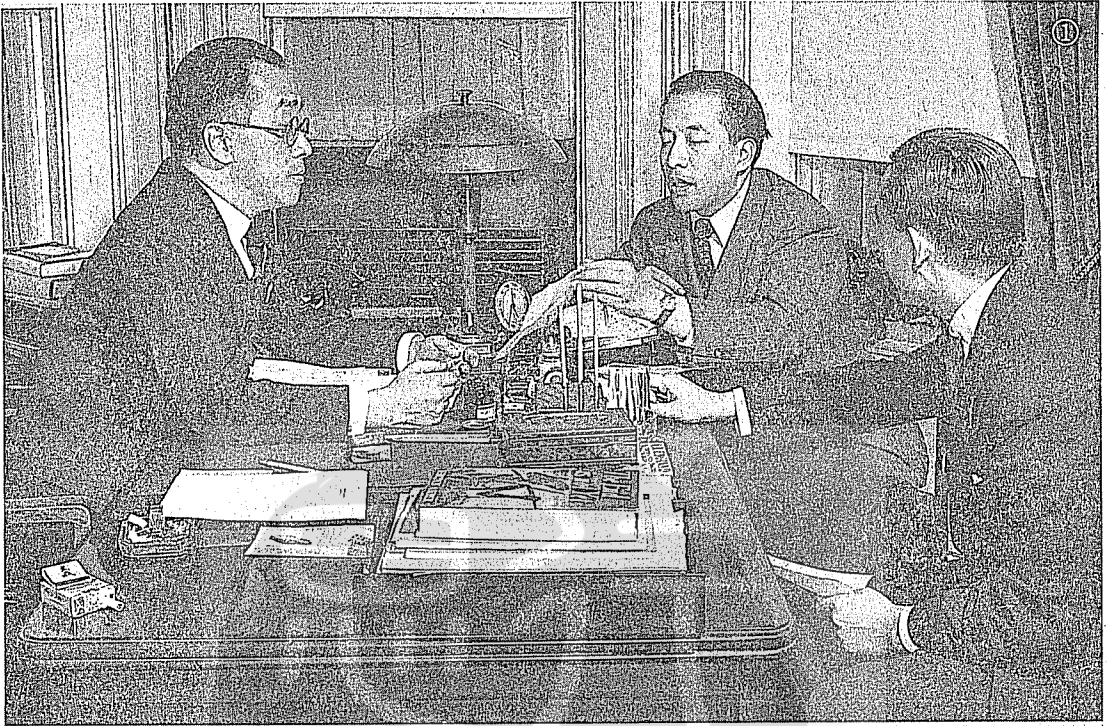
羅家倫在中大（33頁）



①劉鐸（左二）與美國總統前任駐聯合國大使布希（中）合影。

②劉鐸（右）1962年12月以伍拾萬美元捐款面交聯合國秘書長宇譚（左，曾任緬甸總理）。





①1945年胡適大使（左）在華府十九街中國大使辦公室與劉鍇商談公務。

②劉鍇（前左）與蔣廷黻（前右）出席聯合國大會時留影，二排左起張純明、薛毓麒、鄧權昌。

